

七州志

王集

藝文志

卷之十一

奏疏

藝文志

卷之十二

書

論

讚



亳州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一

古人事蹟托言以傳徵文與考獻並重矣亳自曹魏以文章著名顧非係域中之事及有關教化者不勝載也自此以後石碣所留舊編所錄擇其體要者登之而考功議禮一疏尤爲不朽盛業云以藝文志爲第八

奏疏

求自試表

魏
曹植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
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
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
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
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
尸祿詩之素飧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
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
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昇平之際
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蕃

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
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
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今臣無
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
人彼其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
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
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
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

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

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爲夸主而矍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違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

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沉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

食弃餐奮袂攘袵撫劔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名著於景鐘各績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而

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竝滅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歸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

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

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

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臣百寮畚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遺甚於路人隔閭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

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授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

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

太陽雖不爲廻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
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
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於
同憂而臣獨唱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
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
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
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
不敬其君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
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

懷懷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
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諫武后疏

唐朱敬則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
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及之官惜日
愛功亟戰疾耕旣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
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以攻戰
天下已平則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
不然淫虐滋甚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

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則復道爭功拔劍擊柱晷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遵盧禮樂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况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搆難故不設鈎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

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枉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問食卽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下寬大之令流音憲音然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奸險之銚刃塞羅織之安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疏奏后善之

議禮奏議

明薛蕙

吏部考功司郎中臣薛蕙謹奏為典禮事臣聞

帝王之職以禮爲大生民之道以禮爲急蓋名分弗踰則神器始能自固彝倫攸斃則人類無以相安試觀立教範俗之君率先安上治民之典是以舜叙五禮而天秩明周定一經而王制脩知天秩者不敢容有我之私尊王制者將以建惟皇之極故爲國病乎無禮而君舉期於可書恭惟皇上受先帝之遺繼祖宗之統天人之心允叶則社稷之福彌昌迺若春秋大卽位之旨則授受之道旣明按儀禮爲人後之文則特

重之義斯在以至上考歷代相沿之故旁證先儒足據之言凡有載於舊章罔不合於今日事多前鑒禮豈外求不意無識之人猥倡不經之論背違古訓惑誤聖明遂舉國家非常之儀不若詩書所稱之美蓋有識者方竊悼之逮新制之再頒尙流言之未已恣加狂悖巧眩聖明致宸斷之依違滋群情之惶惑臣惟賤誅貴者禮之所非新聞舊者傳以爲剌率後人等之細故而古者表曰大閑况於帝王之尊並乎天地宗

廟之重通於神明稍有紛紜殊乖嚴畏繫皇上
纂承於初服實列聖締構之遺休謹視孝昭宜
用漢宣有司之奏竊訊哀帝無忘魏明後嗣之
規俾大禮之不愆在小人之勿用不勝憤懣安
加討論匪將折諸臣所指之非庶幾寃古人未
明之蘊倘或經於睿覽容有禪乎聖聰伏望皇
上辯爲後者斬不可貳思典祀者服不可豐行
禮而觀會通益隆宗祀之孝正經以息邪慝大
爲世道之防臣無任激切懇款之至謹以所著
爲人後解爲人後辯辯某等所論七事隨本開
悉親齋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爲人後解上

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必
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
後何如而可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
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以上並
儀禮文
受重者何祖之祀也祖之祀爲重奈何萬物本
乎天人生本乎祖穀梁子曰無祖則無天也祖

之祀不可以絕故同宗後大宗者承祖之祀也
然則同宗不可上祭其祖乎同宗者小宗也庶
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故曰諸侯不敢祖天子
大夫不敢祖諸侯同宗爲後於大宗然後正體
主祀也祀祖故成宗成宗故收族先祖不得則
不祀族人不得則不合後大宗者也受重何爲
以尊服服之無重施而輕報繼宗子之體傳先
祖之祀敢不重乎故曰禮以飭情受重服以尊
服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中心以爲至重故禮探

其情而見之外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
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
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何
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
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郡邑之士則知尊禰矣
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
及其始祖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
者尊統下太宗者尊之統大宗者收族者也不
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

大宗宗何爲大小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
稱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
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
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
曰別子爲祖何也諸侯之庶子爲後代始祖也
此庶子也何以爲別子庶子者適子之弟別於
正適故曰別子也其曰繼別爲宗何也別子之
適子世繼別子爲其族人宗之百世不遷大宗
也其曰繼稱者爲小宗何也別子庶子之適子

世繼庶子爲其昆弟宗之五世則遷小宗也特
重於大宗則何爲降其小宗禮不貳隆厚小宗
斯急大宗矣嚴其私尊所以嚴至尊也小宗者
爲人後者之父母也父母至尊也子可降乎禮
之降父者衆矣有所屈也父在爲母期傳曰至
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期傳曰既嫁從夫不二天也爲父後者爲出母
無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
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皆聖人制禮之盡而

細人以爲薄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人斯賤之矣野人皆曰父母人亦弗異之矣都邑之士知尊禰者家無貳尊也大夫學士知尊祖者敬宗所以尊祖也諸侯及其太祖太祖始封者也於是祭五廟矣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始祖感天而生禘則以祖配之於是祭天矣故德彌厚者及彌遠德彌薄者及彌近尊者尊統上上言遠也大宗者統百世者也卑者尊統下下言近也小宗者統五世者也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

者收族者也有尊統者有收族無尊統則祖禰亡祖禰亡則宗族亂宗族亂則人道滅是故大宗不可絕而聖人爲之立後也適子不得後大宗何也適子傳小宗之重合五世之族不可廢也故曰適子不得後大宗支子可也支子得爲後適子不得爲後禮必若是乎禮有重義有變禮有兩重有重多夫輕者矣義有億變有變得乎正者矣適子不得爲後小宗之重者也大宗不可絕大宗之正者也義正則支子爲後正不

變者爾義變則適子爲後變之正者爾是故君子擇重而不泥於輕處變而不拂於正也

爲人後解下

禮之所以立後者重大宗也曷言乎重大宗小宗無子以爲可以絕者也故不爲之立後大宗無子以爲不可以絕者故必爲之立後小宗不可以擬大宗故曰重大宗也何爲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其重本奈何大宗者祖之正體也本也小宗者祖之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

而猶存也尊者存焉爾本亡而支存存而猶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無後祖不絕大宗無後祖絕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者重絕祖也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何以爲卿大夫之禮古者公子爲卿大夫及始仕而爲大夫者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大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絕益知天子之不可絕矣天子之不可絕奈何大宗者繼別云爾尊之統也收族云爾曰收族者也天子之統受

諸始祖始祖受諸天不啻尊之統也內治同姓外治異姓收族者也饗百神以爲天地社稷主也育萬物以爲天下君也此天子之禮也莫甚於大宗矣是故不可絕也可絕也者始祖之統可闕也同姓異姓之治可不辯也天地社稷可無主也天下可無君也故天子無嗣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後天子適子不爲後乎禮之正者支子爲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矣何言乎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也適子不爲後者非

他也傳小宗之統焉耳明小宗之統爲重也益知大宗之統爲尤重矣明大宗之統爲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爲尤重矣故適子可以後大宗可以後大宗斯可以後天子矣天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侯雖有尊焉不敢信其尊矣雖其親焉不敢專其親矣信其尊嫌於二君專其親嫌於二祖故諸侯適子後天子者不敢遂其尊親也尊親者人之至重也然而不敢遂焉示猶有至重也繼大統者

因斯舉也而知其所由來則可以事天地可以保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爲人後之義者錯諸天下無難矣

爲人後辯

自古帝王無嗣諸侯入奉大統皆遵爲人後之禮蓋特重大宗則降其私親所以嚴守禮而明執義也屬者皇上繼祖體而承適統此於爲人後之義坦然明白無纖芥可疑者乃有二三臣者詭經叛禮托言造說以熒惑聖聽夫經傳纖

悉之旨前代浩博之故彼數臣或未能諳其什一遽欲恃小慧而逞夸詞可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曰皇上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禮適子不得後大宗有二子而後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此則程子長子繼祖之說可據也然前乎程子亦有言之者也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魏劉

德問田瓊曰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爲後
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以長子不後人則大宗
絕後爲禮如之何荅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
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庶子還承其父
范汪曰若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
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
乎汪子甯以爲父母生生緒莫大焉夫適子存
則奉養有主適子亡則蒸嘗靡寄是以支子有
出後之義而無廢適之文若無大宗將不得收
族矣小宗之家各統昭穆何必亂乎汪曰大宗
者人之本也尊之統也人不可以無本所以立
大宗也上理祖禰尊尊之道著矣下理子孫親
親之義明矣旁理昆弟天倫之理達矣存則合
族以食序以昭穆導以德行別以禮義沒則禘
祭大宗陳其親踈殤與無服莫不咸在此則孝
子之事終矣生人之道竭矣小宗之家五世則
遷安知始祖之所從出宗祀之所由來敬宗所
以尊祖禰不爲重乎此三說者惟諸父無後祭

於宗家之義可以施之臣庶其餘可謂得禮意矣以其別祖禰之統權大宗小宗之輕重而達於立後之義也蓋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則一矣而禮適子不得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係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矣此弗忍薄其親而忍薄其祖也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今將議天子之制定宗廟之禮

而所執者祇野人之見耳此學士大夫所不取也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授受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曩者歐陽修之說其悖理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父母之喪服之不曰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理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妾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猶爲之

子故耳傳乃明言若子今日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理二也爲人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理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自古立後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理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後以奉之今所後旣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理五也由此觀之名漢儒以

邪說無乃其自名也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何者適子終輕於祖統爲後必重於大宗適子輕於祖統則不得守繼父爲後之義爲後重於大宗則不得遂出後顧本之思於是又倡爲邪說曰夫統與嗣不同今之說議者不明統嗣之義以爲皇上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可以悉廢爲後之說而適子亦不必說矣嗚呼此乃自古所無之邪說也然其牽合傳會眩於名實使聽者知其非而不能

自解也今不辯而絕之殆將爲後世禍矣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而不可絕乃爲之立後以嗣之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不繼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彼謂繼統不繼嗣而不知繼嗣正所以繼統也故禮之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者繼統也統與嗣非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以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

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爲禮之意不亦善乎抑成子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未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匪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已也如此則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云倫序當立斯立已是烏知禮與春秋之義哉若夫前

代之君聞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繼者此
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已則考
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可不考後君而無兩統
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已其或諸
侯之嗣則未有仍考諸侯而不考天子者也今
皇上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
予奪至爲易辯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
正之舉此其微意可識已蓋昔之爲邪說者懼
壓於大宗欲貳於所生猶重爲後之意今之爲

邪說者惡妨於大宗欲一於所生遂啟伯考之
謀故曰繼統不繼嗣乃自古所無之邪說也辯
某等所論七事其一謂陛下遵祖訓當立得天
下之正竊觀某等之意蓋以祖訓惟有兄終弟
及而不言立後故爲陛下卽位實遵祖訓兄終
弟及之義而不當爲後此不詳考而忘稱說者
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
適母所生者此則朝廷同母之弟先帝次子仍
上考先帝先帝本支不祧遠屬又安用夫爲人

後改私親之禮耶是則祖訓之旨與今日之事頗有不同非如某等之說也其一謂陛下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臣觀自古帝王之朝不無邪佞之人未有如今日之數臣者也蓋前代尊諛時君者雖至於以稱親立廟爲宜然未有進非爲人後之說者此不惟鄉者邪佞之人猶賢於數臣亦可見當時之禮義素明議倫有法而小人者自不敢出其臆見肆其邪說也今某等謂入繼大統非爲人後不知出何典據古之帝王自

藩府而入繼者不可勝數不識有一君其行事若此者乎固未之有也斯禮也臣爲人後解脩矣請復言之夫禮爲人後傳言受重何也蓋謂受祖考之祀於所後也大宗之家政皆所受者而以祖考爲重也故大宗有子曰傳重無子同宗入繼亦曰受重至如漢文帝讓位之辭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位宣帝朝有司奏曰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師丹告哀帝曰今陛下繼體先帝承宗廟社稷

天地之禮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帝祭入其廟
漢之議論徃徃若此皆原於爲後傳重之義以
此見自古繼統者蓋以奉祖考之祀所以爲人
後也此乃聖人立後之本意某等謂入繼大統
非爲人後其於禮之本意曾莫之知尙何以多
言爲哉又謂仁宗親命英宗爲之子而孝宗未
嘗命陛下爲之子徃者禮官辯之曰選立旁支
或先俾主宸位於生前或遂令主宗祧於身後
非謂生前爲子者可謂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

人後其說不爲不明然而未盡也按晉杜瓊曰
夫所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旣沒於以
承之耳非並存之稱也臣按禮文意正若此特
後之人多失於別而言之耳子夏曰族人以支
子後大宗明爲人後者實宗子已沒而族人立
之非宗子存而立之也以是言之仁宗養英宗
於宮中乃立嗣耳及仁宗崩而英宗繼統斯應
爲人後之禮也故生前爲子者但曰立嗣而身
後入繼者始謂爲人後今某等以孝宗未嘗命

陛下爲子因曰非爲人後此正不知爲人後之禮也或曰仲嬰齊後歸父此豈旣沒耶曰歸父亡無後此與旣沒不殊也故魯人使嬰齊後之抑豈命於歸父乎又云孝宗傳位武宗未嘗無後以爲陛下不當復爲孝宗後故嘗引與爲人後者以惑陛下與爲人後諸臣已辯之矣臣不復言臣按東漢和帝肅宗第四子也永元十六年崩少子殤帝即位二年崩鄧太后立清河王慶子祐是爲安帝清河王慶者亦肅宗子也安

帝於肅宗爲孫於和帝爲兄之子鄧太后先拜帝爲長安侯乃下詔曰先帝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冀望成就豈意猝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長安侯祐質性忠孝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祐禮昆弟之子猶已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其以佑爲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竊惟安帝入繼與今日之事最爲相類蓋和帝傳位殤帝猶孝宗傳位武宗安帝不以有殤帝而仍和帝

嗣陛下不以有武宗而仍爲孝宗嗣可謂宜於今而不悖於古矣詔引昆弟之子猶已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又皆可爲今日之據者乞陛下觀此則爲後之義可以判然無疑矣其一謂陛下當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首曰按宋真宗咸平元年詔議太祖廟號稱伯臣請辯之按咸平元年李宗訥請太祖稱伯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會王父母以此觀之惟父母得稱考妣今請稱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卽

依爾雅之文事下尙書省議張齊賢等言前代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又禮云天子絕期喪宗廟中安得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太祖並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母之文本不爲宗廟言也齊賢之言未爲不然迺後禮官用唐中宗之禮稱太祖曰伯考當時從之殊爲未安蓋太祖受命造邦爲祖宋太祖百世不遷古雖有稱伯者

然不可施之太祖也其事詳具宋史某等畧引
文獻通考又不知所謂廟號者但言禧祖而太
祖但議稱伯非廟號也廼謂議太祖廟號其踈
謬如是至欲以當時論中宗睿宗例孝宗獻宗
皇帝其伎益甚矣中宗崩無後弟睿宗卽位傳
之立宗立宗睿宗子也稱中宗曰皇伯考蓋以
受天下於其父而其父嘗爲天子也向使睿宗
未嘗卽位立宗繼中宗之後其稱謂亦得如前
所云乎然則孝宗之視中宗與獻帝之視睿宗

豈可同哉臣歷考前代之君以諸侯之嗣入繼
而稱天子伯考惟元魏莊帝卽位追稱其父彭
城王曰皇考改稱高祖曰伯考此豈中夏天子
習見禮教知畏名義者所爲耶於時臨淮王彧
諫曰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身爲子道高
祖之與聖躬親實猶子旣纂宏業豈宜加伯考
之名歷觀載籍未有此事曾謂二三臣不如元
彧乎穀梁子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記曰尊
尊親親人道之大也然君子恒屈親於尊者蓋

閨門之禮以親親爲主宗廟朝廷之禮以尊尊爲主親親者私情也尊尊者公義也安得不屈親於尊乎今日所議廼宗廟朝廷之禮穀梁之言正所當法夫孝宗尊也君父也獻皇帝親也臣子也今欲改孝宗伯考之稱特欲成獻皇帝皇考之名也予奪之間屈伸安在傳言不以親親害尊尊者顧如是乎不惟是也夫以太祖太宗之統位數傳而至孝宗武宗此統緒相承之正也今日獻皇帝旣擁天子之號復當皇考之

親則獻皇帝之尊全矣名雖不繼獻皇帝則真繼獻皇帝也孝宗伯也武宗兄也不言而自絕矣處獻皇帝於全尊之地陷二宗若閨位之君嗚呼此豈臣子之所忍言乎臣於是竊有感焉記曰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以此防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况在臣子敢忘所天夫二臣者爲孝宗武宗作養拔擢之臣也今出言至此其不忠二宗甚矣豈能忠於陛下哉願陛下少加反覆之思必將洞悟二臣之奸矣其一謂陛下

宜直稱皇考恭穆獻皇帝暨聖母章聖皇太后
不宜上係本生二字首日謹按禮經本生父母
對所後父母而言此某等欺陛下也某等蓋誤
用歐陽修之說而曰謹按禮經不知是何禮經
其欺陛下—至於此夫禮無本生父母及所後
父母之文惟歐陽修濮議摘喪服傳爲所後二
字廼曰所後父母因開元開寶禮文有生父遂
每以所生所後父母爲言使所生父曾見於經
修已據之爲當時稱父之說矣今某等但知剽

竊濮議而未嘗深考輒曰謹按禮經甚可笑也
如此人者而陛下用之議禮過矣臣惟今日本
生皇考之稱視前代已爲過厚而皇上之心亦
不俟必去本生二字亦非陛下之忍爲此也實
由歷於祖宗至尊之統迺於天下至公之義而
不得遂焉耳某等又以陛下爲孝宗後則獻皇
帝終於無後夫某等於獻皇帝可謂盡心矣於
孝宗無後何獨怒然乎臣謂獻皇帝不終於無
後也何者使陛下試思之曰昔先王立朕以繼

祖宗之統而孝宗遂爲有後今朕立宗室以繼安陸之封則獻皇帝以爲有後矣嚮者諸臣亟請立後安陸正欲使獻皇帝之有後亦如孝宗之有後斯固聖人爲禮之善而兩得其當故前代之君入繼正統者皆擇親族以紹本封蓋爲此耳伏望聖明留意其一謂新詔成陛下絕親之過兩考之嫌臣謂新詔稱本生皇考本生聖母明言本生豈爲絕親又以本生本爲制服而言不可加之尊稱禮之喪服初無本生而前代

有稱本親者而本生皇考義實相同加之尊稱未見不可又曰令三尺之童強以兩考之稱必艱然不從而况加之萬乘之尊乎異哉某等之激怒陛下也昔者戰國姦人飾可喜可怒之說以感動時君使時君墮其術中不意二臣遭此聖明之朝仁義之主而祖戰國策士之故智也凡二臣之言大率類此陛下不可不察且漢之光武旣考元帝復私考南頓獨非萬乘之尊乎然自古以來蹈於兩考非禮者率由人君欲隆

其私親而臣下不能堅守禮義也某等又設爲陛下侍於孝宗獻皇帝之事以爲孝宗不欲子陛下獻皇帝必欲子陛下此後本無足辯亦不可不辯也臣惟孝宗及獻皇帝皆灼知祖宗大統爲重任在孝宗必樂得陛下以爲後在獻皇帝必不專待陛下以爲後也某等又曰先王制禮質諸鬼神而無疑凡某等之言聞諸孝宗聞諸獻皇帝必將薄之顧曰質諸鬼神而無疑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二臣之謂矣至謂可復改

詔詔如何改也但有改而從禮未有改而從傳人之言也其一謂陛下宜責各實全兩宮之孝以爲昭聖皇太后於陛下實非母子章聖皇太后於陛下實爲母子今各實未應是不知名實也夫爲人後者實也私稱所後曰父母名也出後於人實也斯改稱其父母名也此皆隨實而立各有其實者有其名亡其實者亡其名也今陛下入奉宗祧禮不得不爲昭聖皇太后之子廼曰攘陛下爲子可乎至謂昭聖皇太后何嘗

有子陛下之心又謂陛下之立實遵於祖訓而皇太后固不得專制干預此二臣之言狂悖之極無所忌憚臣竊謂不誅二臣則陛下之心終不自於天下且昭聖皇太后遭先帝崩殂屬心於聖明天下臣民無不心知之顧曰未嘗有子陛下之心是欲絕於皇太后也當先帝既崩陛下未立是時皇太后不得專制孰得專制乎公羊傳曰夫人與君一體也今二臣不有皇太后蓋不有孝宗也可勝誅哉臣惟昭聖皇太后有

不可忘之德有不可加之尊此陛下諒已知之惟能推廣德心則孝思不匱矣臣試舉一事明之如今近者上昭聖皇太后徽號次日乃上章聖皇太后徽號惟此先後之間卽天秩自然之理人情自然之則不可紊也願陛下致察於此識之於心而推廣之凡兩宮之禮率視此爲法斯乃大舜察於人倫之事也抑臣又謂尊貴服禮義之則故凡庶有率從之化宮闈著雍睦之風故邦國成儀型之化此先王正家以正天下

不嚴而治之道也舍此而他求雖家給而日見之終亦無益於治也陛下誠致底豫之孝則萬方蒙至治之福矣其一謂陛下誠宜別爲獻皇帝立廟於大內引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臣按記所謂庶子者蓋指世子父之庶子非支屬之庶子也故鄭玄註曰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正義云嫌其不得故特明之宋劉敞七經小傳云禘

禮不王不禘此一句當在前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又曰庶子王亦如之註云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在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元吳微纂言以殿說爲是此又以其文意不屬而定爲錯亂也某等但見禮言庶子而不知所指謂何遂舉陸氏之誤以爲宣帝考史皇孫光武考南頓令皆應立廟豈不謬哉又曰陛下富有天下宗祀百神可容無一室之地以祀其禰昔光武立節侯以下四親廟於洛陽其

後以張純朱浮之言改從南陽章陵祭祀洛陽之內豈無一室之地耶師丹告哀帝曰陛下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禮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帝祭入其廟其言約而盡矣伏望皇上勿惑於某等之說於立廟一事更加三思以師丹之言爲念以光武之事爲法臣不勝至願臣嘗觀自古傾側利口之徒其人之忠佞事之是非已無足論但其辯駁深刻猶足以持其說而文其奸今某等畧無學術議論不根如指本生所後父母以爲出於禮經宋禧宗號以爲太祖其他膚淺不可殫舉若此者雖欲自濟其姦且不足尙何議禮之云耶觀其七條妄引經傳剽竊小說意謂可以欺罔聖明虛喝當世之士此其設心豈不可羞之甚哉惟陛下下詔其欺謾之說責其誣誤之罪使凡姦邪之人皆知所懲其於世道尤爲有補爲此親齋謹具奏以聞臣無任激切悚惶待命之至

議禮述事

薛泰春

夫朝廷當大事議論未定之際必有一二小人
窺度上意不顧正理妄倡邪說以逢迎覬覦希
圖進取卽有衆君子盈廷勇於爲義竭力諫諍
不惟不能轉回且開妄議之罪蓋邪說每易於
惑人而忠正卽難於利聽况繼統一事所關匪
輕天命有歸非人力所能奪也耶嘗讀宋史趙
普違昭憲太后之遺命以已誤豈容再誤之說
復太宗使藝祖正統幾至斬絕至高宗無嗣而
孝宗繼統孝宗實藝祖德芳之後也按明史至

成祖革命使懿文正統幾至斬絕至武宗無嗣
而世宗繼統蓋世宗實爲懿文六世孫也由此
觀之承繼之中不有一定之理乎當夫世宗繼
位之始首議與獻王大禮諍臣據理而陳詞者
禮部尙書毛澄會公鄉六十人上議以孝宗爲
考稱與獻王爲叔以蓋王子崇仁後與獻王皆
確有所據觀政進士張璉南京禮部主事桂萼
窺伺上意悖亂正理妄具邪說乃云皇上之繼
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宜直稱與獻帝皇考與

獻后聖母不宜上添本生二字上詔璉萼加官
增爵又賜璉易名孚敬如此不特廢爲後之禮
幾使成祖正統從此而斬是以侍御史王元正
於金水橋期會狀元楊慎與群臣喊奏奉天門
哭聲震闕柰聖意聽璉萼之奏堅決不移而以
獻帝配天嗚呼自有此舉所失甚大我考功憤
璉萼之邪說痛群臣之奏不能悉其源委徒紛
無益遂䟽爲人後解爲人後辯大意云繼統所
以繼嗣反覆引証逐條伸辯解說詳盡直心正

氣欲感悟帝衷匡救大禮之失噫父子天性之
間旣錮於私情又加以邪說欲正理折私情於
唇舌不以難哉故璉萼得以乘机借勢矯誣直
言激怒皇上廷杖午門而我考功落職還家議
禮之事遂寢然璉萼之讀斯䟽也未必不於屋
漏中心胆落地况議禮多人而獨爲人後解爲
人後辯載入通鑑則考功之忠璉萼之佞早已
軒輊於史臣之手矣崇禎二年姪邦瑞任戶部
山東司郎中具考功議禮䟽與受杖之事錄呈

上覽勅禮部與諸閣臣會議其時群臣鑒璵璠之奸而於考功之忠尙不敢輕有定論適原任光宗朝刑部尙書鄒元標致任在京闕邸報見邦瑞奏慨然具揭禮部部因具揭成案復追贈考功太常寺少卿春秋享祀第可惜者議禮疏原版併考功手蹟墨刻版九副皆手作行書小字體勢遒勁溫潤可法俱於明季城陷失去至今多年泰春不勝慨焉因是知奏議之與詩文不可同日而語也蓋詩文言者無罪而聞者足

戒若奏議朝廷之得失關焉盛衰係焉吾族人但知吾考功以詩文名世而議禮一疏忠義耿耿可與天地不朽可與日月爭光可與司馬光呂誨范純仁諸議禮名賢相伯仲吾薛氏以詩禮傳家閱歷久遠先人不朽之業不復整見於世不亦取訛於無人乎且通紀所紀止標爲人解爲人後辯而全疏不載使不刊行於世必至久而損失泰春因較証詳明表而出之約諸同族付之梓人他日更求名筆叙弁其首庶不沒

先人千秋大業於無窮矣

亳州志卷之十一 共三十七頁

亳州志卷之十二

藝文志二

書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

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

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摘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常罪三王咎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

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
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
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
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徃僕少小所著辭賦
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
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
足以揄揚大義章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
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
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

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
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
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喪成一家之言雖未能
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
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
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論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
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
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
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
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
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
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
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馱於千里仰齊足而竝
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

能免於斯絜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
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
思幹之立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
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
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
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
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未異
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

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也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日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

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天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目不見

則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不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漓終朝未餐則颯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

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壅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早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
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
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
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
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
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
識也蠶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瘦齒
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
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

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
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
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
見聲色是耽目惑立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
藏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
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葷爾之
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
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
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

道天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之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

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而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自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令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

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壅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物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繫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立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六代論

曹 罔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

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並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凌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隅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

吳並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存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于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

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

報功臣之勞士有常軍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强大磐石

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一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强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

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北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毋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

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綬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

耶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凶暴僉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神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頽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賴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

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兼厠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

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輓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葉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各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

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老君石像贊

漢劉向

德合元氣壽同兩儀自根自本無爲不爲五行

宗祖萬像總持獨任自然應世難窺

老君像贊

魏明帝

混元未判老君為先長於太初冥昧之前無師
無祖誕生自然含真散樸乃微乃玄仰而攀之
耀乎霄乾俯而察之深乎淵源敷二儀而布化
燭二光以列天其在無欲純粹精也體虛挹素
妙難明也撓之不濁澄之不清幽之不昧顯之
不榮誰謂天高懸象可標誰謂地厚重泉可洮
然道也標之不高洮之不浚物受其形莫鑒其

源人稟其中莫識其全美哉乎道為萬物之宗
天地之始吾欲書之無筆可記

老君像贊

晉孫綽

老聖無為而無不為道一堯孔跡又靈竒塞關
內鏡冥神絕涯永合元氣長契兩儀

老君石像贊

晉牽秀

溪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玄奧幽贊神微挹質
懷素蘊彩藏輝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周衰道廢
厥猷匪宜龍潛初九亢治浩然於邈高風徽音

永傳

又

湛方生

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人乃作皇師德叅
儒訓道實希夷恂恂尼父是敬是祇

老君石像贊

王 廙

無為有宗虛無實原立元清寂寄意不言萬世
尊之守一長存

謁老君祠文

唐高宗

大道混成先二儀而立稱至人虛已妙萬物以

為言粵若立元道祖爰自羲農之始暨乎殷周
之世靈應無象變化多方游元氣以上昇感日
精而下降或從容宇宙吐納風雲或師友帝王
丹青妙化譬陰陽而不測與日月而俱懸屬交
喪在辰晦跡柱下大宏雅訓垂範將來雖心齊
於太虛而理歸於真宰若夫絕聖棄智安神寡
欲寂寞杳冥之際希夷視聽之表澹爾無為悠
然自得酌之不竭用之不盈執大象以還淳滌
玄覽而遣累邈乾坤而長久跨陶鈞而亭育至

矣哉固無得而名也况復太聖所資克昌寶祚
上德所履允屬休期朕嗣膺靈命撫臨億兆總
三光之明而夙宵寅畏居四大之重而寢興祇
惕盡孝敬於宗祧罄懷柔於幽顯行清靜之化
承太平之業啟介邱而展采坐明堂而受記飛
烟結慶重論降祥鶴應光歌山呼萬歲越振古
而會休徵冠帝先而爲稱首大禮云畢回鑾上
京肅駕瀨鄉躬奠椒醕仰瑞栢而延佇挹神泉
而永歎如在之思旣深旣始之情彌切宜昭元
本之奧以彰立聖之功

老君石像贊

唐立宗

爰有上德生而長年白髮垂相紫氣浮天含光
默默永劫綿綿萬教之祖號曰立元百王取法
累聖攸傳函谷關右留經五千道非常道立之
又立

老君石像贊

唐肅宗

猗我聖祖闡教乘時理身理國曰希曰彛上開
仙洞俯視靈姿昭融至道叶贊無爲巖谷增麗

丹青罔遺神光灼灼淑景遲遲當朝稱慶列郡
來思福祚流行千齡在茲

老君石像贊

唐杜光庭

無上元元化身萬億開闢升降古今莫測萬像
之宗帝王之則先天地生脩全道德

老君石像贊並序

宋真宗

神凝氣祖粹蘊帝先紀學以演真傳襲明而開
道奧至虛善應俾炎皞以得師冲用無方歷商
周而降跡聖母發祥於夢日宣父興歎於猶龍

微言闡幽大象垂教二儀長久本清寧而不居
兆庶樂康資恬淡而無欲首出萬古式是百王
大哉混元超乎形氣先天地生而生天地五千
玄文玄教垂世萬劫長存道尊德貴譙都之壤
渦水之濱是爲福地實誕聖真含茲象妙祐彼
蒸民藏室問禮尼父依仁函谷望氣尹喜知神
飈駕雖往鴻應常新福壤斯在風烈無垠緬瞻
珍館俯狗輿人羽旄欵謁舊典遐遵蕭薌肅薦
精意虔伸考聲名兮大脩期昭感兮交臻祝威

靈兮不爽箕介福兮相因將述宣兮懋則聊刻
 鏤兮貞珉序凝貞兮三檜昭德邁兮萬春洪惟
 教祖室此靈墟述宣道德隱景虛無肖像斯在
 明微允敷發茲靈曜協乃禎符聿脩茲祀言駐
 乘輿試列樂石永贊洪圖

宋司馬光

老君石像贊

既說誰之子復言象帝先子分天地後有聖總
 師傳

邵雍

老君石像贊

皇皇道德古大宗師為天地根人物範圍

老君石像贊

金王朋壽平水

大道無為而無不為德侔天地把握玄機生而
 神靈造化推移經傳尹氏禮荅仲尼輝古勝今
 莫之等夷立元之教萬世之師

老君石像贊

元世宗

大哉至道無為自然却始却終先天後天含光
 默默永劫綿綿東啟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則
 累聖攸傳衆教之祖立之又立

老君石像贊序

揭傒斯編修

合唐漢以來君臣所爲老子始生之地也夫贊者贊其道與德也其道與德老子言之詳矣言之詳而復贊之是欲徑天地而畫日月也復有如老子者出而後能之知其不可贊而輒贊之愛之深尊之至而慕之切也亦各從其所見而已漢人好黃老至論其指要莫甚於大史公及爲老子立傳必至於唐然後得列於諸傳之首此贊之所以爲難也宮任持凝元宏教文瑩宗師真人馬君旣集古今所贊將刻之石命提點張道慶知宮馬德進求余序之余不能而復叙之祇見其不知量也

老君石像贊

秦志安陵川

絕聖棄智挫銳解紛居太初太易之前隱無象無形之內五千五百重天藏於卵殼九十九億萬歲貯在彈丸此其太上乎曰非也恍兮惚其中物物不可得而名杳兮冥其中有精精不可得而見此其太上乎曰非也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後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能爲
萬象主而不逐四時凋此其太上乎曰非也然
則孰爲太上曰憑君試向東風問唯有黃花翠
竹知

志卷之十一 共二十一頁